

母亲的宝贝

□积雪草

母亲家里有一个宝贝,是一只矮脚的小板凳,拙朴、精巧,看得出来,做的时候着实花了不少心思。因为年代久远,那只矮脚的小板凳已经变得油光可鉴,原木的花纹已经被时光打磨出光泽,有了质感,让我想起一个专业用语——包浆。

那只矮脚小板凳虽然有了包浆,但却并不是古董,看着虽好,但由于年代久远,混在一大堆现代风格的家具中,显得独树一帜、不怎么协调。母亲一辈子搬了好几次家,每一次迁徙都会丢掉一些东西,但无论丢掉什么东西,母亲却从来没有舍得丢掉那只矮脚小板凳,她视它为珍宝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特别不理解,一只破矮脚小板凳有什么

了不起,当宝贝一般放在家里,那颜色、那样式,“土”得都掉渣,放在哪里都碍眼,留着它有什么用?

有一次我趁母亲不注意,把那只矮脚小板凳丢到楼下的花丛里,母亲回家遍寻不见,问我板凳放哪儿了,我支支吾吾,不敢实话实说,母亲急了,说:“一只小板凳放在家里,又不得你们什么事儿,难道它自己长腿跑了不成?”说到后来,母亲竟然掉下眼泪,我知道我闯了祸,飞奔下楼,在花丛里找到小板凳,拿回家后悄悄藏在柜子后面。

后来,母亲偶然在柜子后面发现了那只小板凳,惊喜之情溢于言表,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,一只破板凳而已,看得比亲闺女还亲,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?再后来,我终于知道,

那只比亲闺女还亲的破板凳是母亲的陪嫁。

母亲出身小户人家,陪嫁并不算丰厚,而且都是些平常的东西,我小时候见过的有青花瓷瓶、被褥、衣裳之类,我万万没想到,这只平凡而普通的矮脚板凳也是母亲的陪嫁,而且随着岁月的变迁,那些东西都不见了,母亲的陪嫁只剩下这只矮脚小板凳。

有时候,母亲会盯着这只小板凳发呆,而且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,我猜想,她是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,看到了自己梳麻花辫、当新嫁娘的美丽时光。母亲叹气,长长的气息像一个感叹号,在感叹时光的流逝。

这只并不丑的矮脚小板凳是母亲的父亲亲手做的,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姥爷,那时候母亲的父亲已经得了胰腺癌,

虽是早期,但无药可医,人已是气息奄奄、瘦弱不堪。母亲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,掌上明珠,女儿要出嫁,母亲的父亲挣扎着爬起来,做了这只手工精巧的矮脚小板凳做陪嫁,可见用心之良苦,用我姥爷的话来说,就是留个念想。

这只矮脚小板凳跟随母亲很多年,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,像亲人一样,它见证了母亲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,母亲有时候也会跟这只小板凳说悄悄话,高兴的事情、烦恼的事情,这只矮脚小板凳都是母亲最忠实的听众。

有时候我会想,母亲的父亲,也就是我姥爷,送给母亲这只矮脚小板凳的时候,是把自己所有的牵挂和祝福都深藏其中,他愿意看着他的女儿幸福地过一辈子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别学蜗牛

徐学平

曾几何时,年轻气盛的我,张扬轻狂,坚信自己与众不同,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。

而今,随着岁月的流逝,步入不惑之年的我慢慢学会了卸下身上的“包袱”,心态也日趋平和。每天骑车上下班,虽说往返在两点一线之间,却也神采奕奕,尽情地享受着生活。

事实上,我们真的不需要想那么多、想那么远,更没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停运转的机器。我们只需要静下心来,简单而惬意的生活就会主动向我们走来。节假日,可以带上家人驱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抑或哪儿也不去,在家陪陪老母亲,聊聊天,我心安理得,这种感觉真好!

别学蜗牛太负重,负重前行,不如轻装上阵,这是生活的智慧,也是幸福的源泉!

幸福是一个谜

肖东

幸福是一个谜,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会有不同的答案。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,大意是这样的:海港的一条渔船上,渔夫捕了一定数量的鱼虾后躺下来打盹,悠闲地望着蓝天大海。有人问他为何不再多打些鱼虾,渔夫说:筐里已有四只龙虾、二十几条青花鱼,不少了。那人劝他再多捕些,说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买新渔船,建冷库,然后可以购买直升飞机寻找鱼群。渔夫问:再往后呢?那人说:到那时你就可逍遥在地躺下来休息,欣赏大海的美景了。渔夫回答:我现在就已经这样享受了。

细品之后,原来幸福只是一种感觉。富人有富人的幸福,穷人也有穷人的幸福。很多时候,幸福是点点滴滴,在我们身边往往被忽略,或者说是视而不见。

秀恩爱

洪艳

国庆长假到南京见多年老友。好友的爸爸妈妈随和健谈,和年轻人聊天,畅谈天下事,不问名和利。每次到南京和他们吃饭、聊聊天成了很有趣的事。阿姨年近七十,几乎走遍世界,还能制作旅游相册,年轻人自叹不如。叔叔七十出头,脾气超好,每次阿姨和女儿有意见他都只是笑笑,静静听着。老两口对女儿至今单身,从不催促,希望女儿一切随心。这天吃着喝着,阿姨说前几天手里进了刺,老头子怎么挑也挑不出来,非常疼。但很奇怪,以前手被扎了,女儿挑刺,她都感觉不到疼,一下就出来了。叔叔立马露出萌萌的委屈表情,阿姨哈哈大笑,一家三口彼此温暖地看着对方碰杯畅饮。

晚饭后,老两口挽着手去散步,看着他们的背影,我不禁感慨,这才是秀恩爱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6



乞讨者【秘鲁】贝尔南

霜落柿子红

□宫风华

“色胜金衣美,甘逾玉液清”。在平实而温煦的秋天里,故园的柿子香总是随着一阵秋风飘进我的心田。

早年间,母亲在庭院里栽种的柿子树,如今已是碗口粗细、枝繁叶茂了。它斜立在河边,筛风弄月,自在妩媚。夏天枝叶遮天蔽日,秋天,青绿的柿子变成了金黄色,霜降时分由橘黄变成通红。满树的红柿子灿烂地微笑着,一盏盏“红灯笼”照耀着农家小院,秋天被它们渲染得分外妖娆。

寻常日子里,我们总是站在柿树下仰望。夕阳照在母亲深蓝的布衣上,如镶了一层锦。中秋时节,母亲不断念叨着柿子有没有熟。她摘下半熟的柿子,待透熟后,就以一种秋天的姿势送给四邻亲友,余下的再让家人品尝。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柿子

树,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孙,眼里射出奇异的光彩。我们欣喜地剥开柿子皮,放在嘴边,轻轻一吸,柿汁就进入口中,满嘴的软甜、绵润;那深藏腹中的软核,光润酥软,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

秋雨潇潇,满地卷积的红黄柿叶,仿佛是一幅秋天的写意。柿树叶子愈见稀疏,但所剩无几的柿子却更加红艳光鲜,透着质朴而温馨的气息,一如母亲的气息。

每当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的桌旁,剥食着鲜嫩的菱角,品尝着母亲做的柿子饼,整个院子,氤氲着柿子淡淡的香味儿。小院的秋夜格外静美,那密密的柿叶滤着月光映在地上,是清简的素描。

在这弥漫着轻愁的秋天里,望着红灯笼似的柿子,我总想起故园的那棵柿子树,想起远去的平和而温馨的乡村生活。

桂花圆子

□陈皓

清晨,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惊醒。推开窗户,微凉中,一股馨香袭来。我深深地吸一口,甘冽的桂香直沁肺腑,顿觉神清气爽。窗下的桂树开花了。

我开心地飞奔下楼,身心为之一震,眼前也为一亮,整个世界是如此绚烂。密密麻麻的黄色小花缀满枝头,金黄璀璨,如金色瀑布似的倾泻四溅。每朵桂花有四瓣儿,轻盈地向外舒展开,护卫着中间细嫩无比的两个小花蕊,样子十分朴实可爱。桂花细如粟粒,小而不艳,看似毫不起眼,但它将生命的全部精彩化作了缕缕奇香。浸润在这温情而惬意的

甜香中,心被撩拨得柔柔软软的,思绪也随着甜丝丝的桂花香飘荡到童年的老家,儿时的味蕾记忆再次被勾起。小时候,我喜欢吃汤圆,而桂花圆子更是我的最爱。爸爸总会在这样的时节亲手制作桂花圆子。爸爸的做法有些考究。他用粗绳将大筐吊在门楣上,筐里放一层糯米粉。将炒熟的花生米、芝麻粒碾碎放入盆内,加上桂花、白糖和少量猪油搅拌均匀,搓成小球状的馅,倒入筐内,用手拉住筐前后左右推转,使馅子随着滚动翻转粘上一层糯米粉后,过一下凉水,再倒入筐内加上糯米粉,如此反复。

如今爸爸年纪大了,不再做圆子了,但每年桂花飘香的日子,我总会想起它。

洗澡

□吴建

双休日,我回到乡下老家看望父母。父亲用手搔搔后背说:“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,陪我上街洗个澡吧。”我爽快地答应了。记忆中,和父亲一起洗澡只是小时候的事,上了高中后,再也没有与他老人家共浴过。

小镇上的浴室有普通和包间两种。包间里有搓澡工帮助洗搓和按摩,但比较贵,一次要25元,我想让父亲去包间,但父亲说啥都不肯。他舍不得花那25元,虽然不要他掏。

普通浴室里的人很多,雾气蒙蒙中,我们下了水。我漫不经心地擦着身子。当我的两手擦着浴巾的两端笨拙地在我背上摩擦时,我忽然想起了父亲。透过“雾”层,我看到父亲同我一样,只留着头露在水面。过了一会,父亲从水中站起,转过

身去,拧了拧毛巾,轻轻地擦着我前身。这时父亲的后背朝着我,黑黑瘦瘦的,几根肋骨清清楚楚地露出来。他曾经拉过竹木、扛过岩石、挑过生活重荷的背,而今显得佝偻了。我默默地看着,心中不由得一阵阵颤栗。

我起身走到父亲跟前,说:“爸,我替你擦背吧。”父亲没有言语,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停住手中摆动的毛巾,转过身子。我就这样站在父亲的后背,近得只有两拳头距离。这一回父亲的后背我看得更加清楚,那几根肋骨如枯枝般历历在目。我鼻子酸酸的,热泪借着水蒸气的掩护悄悄蒙上眼帘。

我侧过身子,拧干毛巾,将毛巾裹紧按在父亲的后背上。父亲顺从地将身子弯曲下去,双手撑在池边的台上。我握着毛巾的手有些发抖,一种负疚感又从心中升起。